

革命故事



跟毛主席上井冈山

黄永胜等著

跟毛委員上井岡山

黃永勝等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這本書包括兩篇紅軍故事。“跟毛委員上井岡山”的內容是武漢警衛團參加南昌起義，開赴南昌途中，為反動軍朱培德所阻，不能前進。毛主席那時根據黨的指示成立了第一師，警衛團即編入第一師，進行了秋收起義。起義失敗後，撤入井岡山中堅持鬥爭。

另一篇“從潮州撤退到轉戰湘南”寫的是朱德總司令和陸毅、林彪將軍等當年在南昌起義失敗後，轉戰湘粵，終於在井岡山與毛主席會師，使革命政權發展起來。

這兩篇革命故事，生動地描寫了紅軍和農民的血肉關係，並突出地描寫了革命戰士的堅強意志和人民領袖的英明領導。

革 命 故 事

跟毛委員上井岡山

黃永勝等著

何 光 插 圖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2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283 字數20,000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壹 插頁3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30,000冊

定 價：(2)0.11元

目 次

- 跟毛委员上井冈山 黄永胜 (1)
- 从潮州撤退到转战湘南 张树才 (9)

跟毛委员上井冈山

——秋收起义前后回忆

黄永胜

一 举起革命红旗

1927年秋收起义前，我在武汉警卫团三营十二连当战士。武汉警卫团是由我们党所掌握的一支革命部队，里面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团长是卢德明同志，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我们十二连连长是伍中豪同志，也是共产党员。他原是大学生，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能文能武，打仗非常勇敢，还喜爱写诗。他对士兵又严格又爱护，在士兵中威信很高。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国民党武汉政府也在动摇，将要叛变革命，这时，我们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武汉警卫团也根据党的指示，赶往南昌参加起义。

7月底，我们乘坐一艘大轮船顺流而下。晚上，满天繁星和船上的灯光映照着滔滔的波浪，江风吹来，十分凉爽。想着即将参加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起义，同志们都非常兴奋。

途中，因九江被敌人所阻，不能通过，就在黄石港登

陆，向南昌前进。警卫团一营枪枝最多，二营也有一些，三营最少，每连只有站岗放哨的几支枪，大多数人都是赤手空拳，没有武器，到阳新县后，三营才每人发了一支“汉阳造”和25排子弹（每排5发）。部队到奉新后，知道朱德、贺龙、叶挺等同志已率领南昌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向南转移。当时赣江沿岸有国民党朱培德的重兵把守，不能与南昌部队会合，只得返回修水。为了争取休息机会，以便待机行动，便派代表与国民党第三军军长朱培德谈判，我们暂时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番号，驻修水休息和整训。

这时，党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奉党的命令组织领导秋收起义，根据毛委员的指示，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师由四个团组成：以武汉警卫团的大部编成第一团，由卢德明同志任团长；以安源的工人和萍乡、醴陵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由王兴亚任团长；以武汉警卫团的四连、八连、十二连及一部分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三团（警卫团的三个连编为第三营，伍中豪同志任营长，我们十二连编入三团后，成为三营九连），由苏先骏任团长；此外，收编一部旧军队编为第四团。并决定由一、四团攻打平江，二、三团攻打浏阳，然后会攻长沙。

中秋节前，拂晓的时候，我们撕下了“青天白日旗”，第一次举起了革命红旗，向浏阳前进，参加秋收起义。

二 起义的失败

在銅鼓过了中秋节后，我們第三团按照計劃經白沙、东門，攻打浏阳。部队到了白沙市，經過一个較小的战斗，打退了白沙的敌人。部队休整后繼續前进，进入东門市，市內沒有一个敌人。部队即停下来，忙着分配房子和烧水煮飯。我們九連駐在一个祠堂內，当我們正准备开飯时，外面的枪声就响了。我們立刻出去搶占山头，但敌人早就占据了有利地形，用优势的火器組成火网向我們射击。我們都是些新兵，毫无战斗經驗，第一次遇到敌人的正規部队，第一次听见机关枪噠噠直叫，哪里见过这么大的場面，打了不久就垮了。很多同志牺牲了。我們拼死冲出重围，也顧不得有路沒路，踩着收割后的水田就跑，草鞋掉了就赤着脚跑，毯子、包袱等都丢了，但所有的武器不但沒有丢，而且保护得很好。当天晚上，我們撤退到山凹上的一个小村子里，村子里到处都是撤退下来的部队，因为人多，村子小，粮食就成了問題。当时我們虽打了敗仗，但群众紀律还是很好的，我們到处买不到粮食，費了九牛二虎的功夫才湊錢在老百姓家里买到一个南瓜，煮熟了这个南瓜，全班人分着全吃了些当了飯。

与此同时，第二团在进攻浏阳时遭敌人伏击，大部同志均英勇牺牲了。第一团在进攻平江时，由于旧軍隊改

編的第四团叛变，受到敌人前后夹击，也遭失敗。

轟轟烈烈的秋收起义，就这样失敗了。

三 上井冈山

秋收起义失敗后，工农革命軍第一师师部和一、三团的队伍，在文家市附近会合了。毛委員也亲自到了文家市。毛委員分析了当时革命的形势，認為現在不是进攻的时候，是退却的时候，應該由城市轉入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用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因此，决定到井冈山去建立革命根据地。

部队繼續沿着湘贛边境向井冈山前进。經過萍乡蘆溪鎮，又遭受敌人伏击。当时我們因情况不明，沒有准备，加以暑天行軍过分疲劳，患病者多，敌人占据四面小山，我們处于平壩，地形不利，因此損失很大，卢德明同志騎在馬上也中彈牺牲。

蘆溪失利后，部队到了三湾，进行了改編，由一个师改編成一个团，成为工农革命軍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第一、第三两个营的六个連。我們連的番号仍为三营九連。这时，伍中豪同志任三营营长，陈正春同志任九連連长，罗荣桓同志任九連党代表，王良同志是九連排长，我是四班班长。

由于打了几次败仗，队伍缩编，加以连日行军，过于疲劳，部队的情绪比较消沉，毛委员就经常给部队讲话，分析革命形势和前途，鼓舞大家的革命热情和信心。他每次讲话都使我们乐得喜笑颜开，信心百倍，精神振奋。

上井冈山后，毛委员便派何长工同志去争取和改造土匪王佐、袁文才的部队。争取过来后，改编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

在井冈山上，我们连担任警戒通往万安、太和的要道。那时已是冬天，山上寒风刺骨，地上冻冰，晚上，我们睡在一个草棚内，天气寒冷，没有被子，毯子也很少，大部分只有一条单子，就在中间烧起一堆火，大家一个挨一个抱着枪睡在火的旁边。

以后，井冈山便成了我们的“家”。打敌人时，我们便离开这个“家”；打完敌人，我们就回“家”来。敌人来进攻时，能消灭的就把它消灭在“家”门口外，敌人过分强大时，我们便暂时隐避。已经记不清我们在井冈山上上下下多少次了。

四 攻占遂川和宁冈大捷

1927年旧历12月下旬，我们第一次下井冈山，攻打遂川县。

在进军遂川途中，到达一个小镇，敌人在河的南岸顽

抗，为了消灭敌人，我們不顧透骨的严寒，連褲脚也未卷上，就从齐腹深的河水中踰过去了。过河以后，很快就占領了山头，打垮了反动民团，后来繼續前进，順利攻克了遂川城。攻下遂川后，我們九連駐在藻林一带，打土豪，筹款，筹粮。在遂川，我們过了一个痛快的年节，每人发了五块大洋，还发了两套嶄新的軍装，脫掉了杂七杂八的衣服穿上新軍装，軍容煥然一新，人人精神振奋。这是秋收起义以来，我們打的第一次胜仗。当敌人調动部队来进攻时，我們便带着胜利回到了井岡山。

在遂川胜利后不久，我們又二下井岡山，攻打宁岡，在宁岡打了个大胜仗。1928年初春，过了旧历年不多久，我們从茅坪出发，走了一天多，到达宁岡城外。根据計划，第一团負責进攻东門、南門和北門，第二团埋伏在西門外的树林內。拂晓，四面吹起了嘹亮的冲鋒号，发起了攻击。我們三营在南門开始猛烈进攻，架着梯子往上爬。八連的同志往上爬，被敌人打下来了，又换上我們九連。敌人在城上居高临下向下射击，我們很多人負了伤，营长伍中豪同志也負了伤。三排的同志终于爬上了城头，打开了城門，部队即一涌而进。敌人見东、南、北三面都攻了进来，立即开西門逃窜，我們在后面猛追。当敌人逃到城外的一片水稻田时，第二团即猛烈开火，一、二团把敌人包围在水田里，全部歼灭了。这一仗消灭了楊池生的七十九团一个营以及“挨戶团”共七、八百人，繳获各种枪

数百支和許多彈藥。这是秋收起义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

五 与朱德同志会师

我們三营与朱德同志领导的部队会师特别早。1928年春2、3月，毛委員领导着第一团在大汾圩时，拂晓，敌人进攻，毛委員帶領团部和一营向茶陵方向轉移，后来，攻克了茶陵。这时三营与团部及一营失掉了联系，在湖南上堡鎮与朱德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会合了。当时朱德同志领导的部队暂时以国民党十六軍四十七师一四〇团的番号為掩护。朱德同志与十六軍軍长范石生曾同过学，当时范石生与蔣介石有矛盾，朱德同志利用这点，与范石生建立了反蔣的統一战綫，并利用这个机会取得了大量的彈藥給养，装备部队。我們三营也通过朱德同志的关系，暂时打着四十七师一四二团的番号，取得了大批彈藥后，即进驻桂东县城。不久，毛委員派朱云卿同志来寻找三营，我們从桂东出发，便离开了朱德同志，到茶陵与团部及一营会合。当日下午在茶陵同敌第八軍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战斗，直到第二天拂晓才撤出茶陵。

1928年4、5月，朱德同志领导着部队上了井冈山。于是朱德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队伍，和毛澤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合在一起，成立了中国

工农紅軍第四軍，包括第十、第十一两个师，下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等 6 个团。我們井冈山第一团，改为三十一团；第二团，改为三十二团。紅四軍由朱德同志任軍长，毛澤东同志任党代表。

从此，中国革命武装便在毛澤东、朱德两位伟大領袖领导下，走上了光輝灿烂的胜利的道路。

从潮州撤退到轉战湘南

张树才

南昌起义的我軍，为了夺取广州，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于1927年8月5日，离开南昌，浩浩蕩蕩向南进军。二十軍教导团（屬三师建制）同主力一起向广东前进。

我軍經過撫州、瑞金繼而打下会昌后，返回瑞金，轉向福建經汀州、上杭，順韓江东发。9月23日，我軍教导团留守潮州（朱德同志率九軍部和二十五师駐三河壩），我軍先头部队分途繼續向汕头、揭阳挺进。

經過一个月紧张行軍和作战的我們，有了休息机会，高兴极了。每个人都想利用这个难得的时间，洗洗澡，理理发，縫补衣服、鞋袜……，还希望能在上級筹款后，发点零用钱。可是，由于我軍初进广东，敌情不清，立脚未稳，部队还是处在严紧的备战状态：无事不准外出；行装要经常捆扎好；挖掘工事，搜攏韓江大小船只停泊在渡口……以防万一。

广东是第一次国内革命的策源地，潮州一带的北伐革命火焰，虽然受着国民党反革命的鎮压摧残，但革命的影响，依然存在人民的心底。当我們进驻潮州后，群众的

革命斗争情绪，重新又活跃起来。

“打倒蒋介石、汪精卫！”

“打倒南京、武汉政府！”

“打倒土豪劣绅、平均地权！”

“打倒帝国主义！”

“工农群众武装起来！”

“拥护中国共产党！”等等革命口号、标语，贴满街头巷尾。宣传队的同志最忙，到处组织小型群众会，街头演讲……到处聚拢着人群，到处呼喊着重革命口号……。

潮州撤退

一 潮州失守

9月下旬的一个早晨，团卫生队长田仙甫同志跑来，急促地对我说：“敌人来进攻我们，部队已全部进入阵地，你和龔凱同志（担架排长）尽快收拾东西，情况紧急时，把那些医药书籍带上到江边找我。”说着背起药箱，带着医生、护士就走了。

太阳一竿子高，我们的警戒线上响起了剧烈的枪声，战斗开始了。战斗持续到下午四点钟，枪声才渐渐稀疏下来。

“嘿！敌人又被我们解决了！”我欣然的这样猜测着。突然，龔排长撞进门来喊：

“小张！快走，敌人进城了！”

“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算了！”他拉住我就往外跑。我喊着：“书！队长的书！”回身抓起书包跟他向街上跑去。

人群在街上惊恐的跑着，叫着，商家关门上板，乱乱嘈嘈。敌人砰砰叭叭地打着枪，从西门涌进了街道。我俩在人群里一股劲地向江边渡口猛跑。

我们教导团的部队，和各部队在潮州的留守人员都集中在这里。我到处找着田队长，待我到江边，他已和卫生队部分人员以及团部别的单位的同志约200来人坐了几只船，驶向下游去了。我急得破着嗓子喊叫：

“队长！队长！队——长！”

“我们到汕头去了，你坐后边的船……”

“小张！别急，跟我走！”龔排长安慰着我，拉我去上船。可是人这么多，我最小（只十三岁），哪能挤的上去呢？还好，最后剩下一只载石灰的小木船，龔排长带我和三师师部宣传队的几个女同志跳上去。

先头的船刚起篙，下游百十米处，划来的小船上团部通讯员喊着：

“船靠对岸，靠——对——岸！”

先渡过去的部队刚上岸，敌人追到了江边。我们这支石灰船由于过重，才划到江心里。敌人朝我们打起枪来，我们挤卧在石灰上，紧张极了。划船的老板却很镇定，他一面狠劲划，一面说：“不要动，没事！”

我們这只船，终于靠上对岸，敌人打了一陣枪，也无可奈何的滚回去了。

我們部队全部集結在江北岸的山坡上。夜幕徐徐下降，同志們望着失去的潮州城，听着敌人不时发出的冷枪声，激憤地咒罵着：

“黃紹竑，这个狡猾狐狸！正面拚不过，竟抄起老子后路来了！”

“敌人最少有两个师！”

“誰知道！打垮一股，又来一股，越来越多！”

“管他媽的多少哩！反正老子的子弹沒有挨餓的！”

“唉！我們伤亡也不小哟！”

“……………”

团參謀长卜心田，面色非常难看（团长侯鏡如在会昌战斗中負伤早已送往汕头），坐在一块石头上，低着头，一声不响。

天黑以后，忽然从汕头方向閃射出一簇簇探照灯光，光柱交叉着直舐漆黑的夜空。不少同志被这种意外情景所惊动。呼呼拉拉跑上山头，眺望着，沉默着。当时，探照灯只有敌人軍艦上才有，看这情形，汕头三师师部，六团，我們的前綫情况紧急了！我們和主力的交通联系，已断絕了；进攻我們的敌人来自汕头方向，从各方面看，都証明汕头的情况严重！

既沒有布置宿营，也沒有布置露营，同志們三个一堆

五个一伙的挤在一块，注視着空中那无数正在移动着的探照灯光，誰也不說話，誰也沒有睡，都在默想着，我們應該到哪里去？夜！漫长的夜，我們就是这样渡过的。

翌日拂晓，哨兵在山头上突然喊：

“有一股队伍朝我方向走来！”

“有多少人？”团部副官长瞪着眼反問。

“百多人，看样子象……”

“象什么？准备进入战斗！通訊班长跟我来！”副官长一面命令着，一面向山頂上跑去了。我們刚作好战斗准备，副官长就領着那股小队伍走到山坡，經過訊問，原来是我二十軍一师特务营，在揭阳湯坑的战斗中与主力失掉联系……他們每个人腰里围着卜壳枪子弹袋上的拉弹带，有的还一条一条的垂拉在外面；三百余人的特务营，站在我們面前的只有近百人。可見他們曾和敌人进行过多么严重的战斗！

“主力到哪里去了？”副官长激恼得面色铁青，眼珠都快冒出来了。

“去向不明。”特务营的同志擦擦脸上的汗水沉重的說。这一严重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靂，震惊了我們每一个人：怎么办？难道……

几十秒鐘的时间，都在我們的沉默中过去了。突然，不知誰这样吼起来：

“到三河壩去！”